

卷二、住民篇

第二章 移民與拓墾

第二章 移民與拓墾

第一節 安溪到文山

臺北市文山區的居民，其祖先大部分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。根據大正15年(1926)之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人口調查，文山郡人口52,500人，其中41,500人為安溪籍，占文山郡總人口的百分之80，可見安溪為文山地區居民之原鄉(註22)。

文山區的大姓如高、張、林、鄭、陳、許等，大部分來自安溪，大都在清初之時相繼遷來臺灣。離開原鄉，千辛萬苦到一個新天地，自然有其重要原因。一般研究移民問題者，多注重研究原鄉之推力及新天地之拉力。就閩南地區而言，原鄉之推力包括人口過多、食糧不足；而新天地之拉力則為台灣為開發中區域，人口稀少，土地肥沃(註23)。此外，地方治安不良也是安溪居民向台灣移民的原因。如猛虎為患(註24)、匪亂、鄭清戰爭數度波及安溪(註25)。在此情形下，形成安溪居民因避禍而向外遷移，當時的臺灣，地廣人稀，土地肥沃，自然成為移民的優先選擇。

移民來到文山區拓墾，因木柵靠近泰雅族原住民活動地區，漢人常遭「番害」。清廷對於臺灣漢人、「生番」、「熟番」的關係是希望形成三層式的族群分布：將漢人限制在番界(註26)內，「生番」在內山，而「熟番」則居間分布於近山的界外平埔，由於政府需要「熟番」隔絕「生番」與漢人，便將番界外廣大土地交由「熟番」掌管，在文山地區便交由秀朗社(或雷朗社)掌管。

當漢人來到文山地區時，他們遭遇到泰雅族原住民的不斷侵襲，使他們的拓墾行動遭到挫折，這個時候清朝政府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，「遂在此地(拳頭山附近)駐兵，將無人耕種的荒埔悉數收為官庄，並招佃人開墾，是以本堡(拳山堡)田園大部分皆負擔官租」(註27)。這是拳頭山官庄設立的由來。後來淡水廳屬之拳頭母山查出私墾禁地，這些私墾之界外禁地包括拳頭母山之內凹、暗坑仔、七張犁、五塊厝、霧裡薛埔、內湖近山等處。於乾隆16年(1751)經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明，照官庄之例入官征租(註28)。

所以當漢人來到木柵地區時，這裡的土地地權大部分是屬於官庄的，至於近山的土地則是屬於秀朗社(或雷朗社)掌管。

註22. 陳漢光，〈日治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23卷，第1期，頁93。

註23. 許瑞浩，〈清初限制渡臺政策下的閩南人移民活動〉，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7年6月出版，頁36-38，66、74、75。

註24. 明龔栗夫主纂，清莊成重修，《乾隆22年重修安溪縣志》(臺北市：臺北市安溪同鄉會印行，民國56年7月出版)，頁247。

註25. 安溪縣志編纂委員會編，《安溪縣志》，上冊(北京：新華出版社出版，1994年4月)，頁14-17。

註26. 當時熟番與漢人之間的「番界」，亦即一般通稱的土牛溝，在文山區係沿著霧裡薛溪(今景美溪)北岸而行，在木柵深坑交界處與景美溪段重合，再向西走，至內湖庄附近向南拐向青潭。

註27.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，《臺灣土地慣行一斑》，第一編，頁7、8。

註28. 楊廷璋，〈臺屬沿邊番界清釐已竣，酌定章程〉奏文，收入柯志明，《番頭家—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》，附錄4，頁387、388。

-Top-

第二節 景美的拓墾

景美地區，是移民進入文山地區的門戶，目前所知，最早來到景美地區開墾的，是廣東大埔人廖順勉，他在康熙29年以後(大約在1690年—1700年)攜眷來到萬盛庄(今公館街)(註29)。當時的文山地區，是一片林木蓊鬱的森林。根據伊能嘉矩的《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—臺灣》，其中對於文山堡的口述如下：

康熙末年，在森林北端，僅有林口庄建庄。雍正七年(1729)，粵人墾首廖簡岳自淡水港溯新店溪而上，企圖開拓此地，而與秀朗社平埔族相衝突，一時共有百餘人遭殺害。後雙方議和，漢人遂徐徐闢地，開圳成水田(註30)。

此外，根據《深坑廳第二統計書》之敘述，「清康熙54年(1715)福建泉州人鄧宜生、高昞東2人來到萬盛庄溪仔口之地，然後才離去。」(註31)可見在康熙年間漢人足跡已踏入景美地區，在雍正年間並發生了漢「番」衝突。

廖簡岳和鄧宜生兩人，在乾隆25年(1760)以萬盛庄業戶的身分，和郭錫?簽約同意，廖、鄧兩人「所有之田園地內，則無異議承諾由郭錫?開築一條直線埤圳至任意之外庄」(註32)。但廖、鄧兩人也要求「合約人岳等所有之田園，由於處在高處，若無法獲得自由灌溉之便時，得使用水車由本埤圳內抽水，不得加以拒絕」。

當時的移民，從林口庄(今公館、臺大一帶)向南前進，或沿著新店溪右岸前行，來到今公館街，在此落腳，開闢了萬盛庄。或翻過暮頭山(蟾蜍山)，向東墾闢，逐漸形成十五份庄(興福庄)。

康熙、雍正年間，移民沿新店溪南下，來到今公館街，這是文山地區發展最早的街市。可是目前所得的資料極少。

在公館街附近溪邊，有一塊浮復地，其土名為中洲仔埔，這是新店溪中一塊由泥沙淤積而成的沙洲，地點約在今日師大分部所在地，在乾隆年間由秀朗社番業戶潤福、保生等，給付陳姓族人開墾耕種掌管(註33)。

根據《臺北縣志》，乾隆14年(1749)，此地為同安浯洲人陳仲惠開闢，以地居溪洲之北，在今新店溪下游，故別之曰下溪洲(註34)。

移民漸漸南移，來到新店溪與景美溪匯流處，溪邊平坦之地形成市集，名曰溪子口。《臺北縣志》記載：

溪子口地區，為乾隆初年，安溪積德鄉人高有禹、高志朝、高鍾涉、林嘉念、林嘉，與安溪歸善鄉人鄧士安等開闢，以地當今新店溪與景美溪口流之處，故名(註35)。

接著又有高培蟠、培炎2人開闢竹園內；高培緣、高昞節開闢書房子。景美街一帶，則在乾隆中期，由安溪積德鄉人高昞顯與金田鄉人顏子富開闢(註36)。

較萬盛庄開墾時間稍晚，十五份庄也於乾隆中葉開墾。根據《臺北縣志》，十五份庄的開墾事蹟如下：

乾隆中葉，安溪積德鄉人蘇興存、高貽椒、林家修、楊元林，及歸善鄉人翁士軒、金田鄉人王賢宗、顏衷，山頭鄉人許標

重、許標勝、陳渥千、陳乾智，珊屏鄉人劉世棠等15股所闢而得名(註37)。

據上所述，此地為合股開墾，共有12人，來自安溪的幾個不同的鄉，10個不同的姓，可以說是打破了較為狹隘的同鄉(如同為積德鄉)、同宗觀念，而為安溪各鄉、各姓的結合。推測其因，可能是同鄉、同宗人數不足，是以結合他姓與別鄉之墾民共同開墾。一份資料中顯示，在乾隆34年(1769)，許標重、許標性堂兄弟移民到台灣，赴景尾十五分庄耙形厝開墾附近村莊(註38)。對照上述記載，其中山頭鄉人許標重、許標勝可能就是這兩個堂兄弟，因勝、性閩南音極相近。今日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，仍有各姓集居的老厝，見證了當初各姓族人共墾十五份庄的歷史(註39)。

-Top-

第三節 木柵的拓墾

在十五份庄與內湖庄之間，為馬明潭，《臺北縣志》記載：「乾隆八年(1743)，泉州人鄭可推開關。」(註40)，實則鄭可推本人未來台灣，其次子必提、3子必鮫、4子必慥等已知均來台，定居馬龍潭(即馬明潭)(註41)。

在景美開關之同時，移民也沿著景美溪向木柵移墾，或乘船來到埤腹、溝子口地區，或由景美攀越景美山，經隘口尾來到埤腹鯉魚山一帶。《臺北縣志》關於埤腹開墾之記載：「乾隆七年，泉州人高培、高鍾將、蘇人謝等開關。(註42)」就在同一年，泉州人周黃清、周色智等開關溝子口(註43)。墾民的交通路線，據高挺深推測：「部分墾民通過石門，沿景美溪畔腰際岸邊至埤腹，經溪畔草地至鯉魚山麓而入溝子口，循水溝岸溯流而上經向中崙尾(內一支右轉經田中至樟腳謂之中路)而至頂崙尾(現名中崙尾)，中崙尾稍早就有墾民聚居，形成部落並建有尙公宮，越過中崙尾，繞過數處埤岸而至打鐵寮，就此涉越景美溪至對岸渡船頭(註44)。」

而木柵的開墾，據《臺北縣志》云：「在乾隆八年，泉州人張白目、張啟解、張啟察等開關，當時地近山胞，時遭侵襲，於四圍樹柵為禦，故名(註45)。」在《木柵柿子腳張氏族譜》中對於張氏族人開關木柵的情形有較詳細地說明：

.....張氏族人初墾木柵期間，番人不時從十一命(今政大附近)山區下來，涉水而過侵擾木柵地區，族人合力砍伐木椿，北從鸞潭山壁處口；昔之景美溪，於今之萬壽橋西頭，水道向南彎流，水深而迴旋無山徑，沿溪邊向南，豎木椿編紮為柵，至渡船巷(即渡口)之山頭處，並設柵門為出入渡口之孔道。今指南路與木新路交會處之山坵，時人呼曰更寮山，口上設哨晝夜瞭望，如發現番人涉溪侵襲，即敲梆示警，以聚族人抵禦之。各祖厝周圍，亦圍以有杈樞之木籬，以防不測。而「木柵」就此呼曰地名(註46)。

乾隆57年(1792)木柵的一份契約中，也顯示了該地有為防「番」而設的防禦設施—隘門。其契約部分內容如下：「...房姪天池，承祖父遺下圍起蓋應分有草店乙坎，貫在內湖土名木柵內，南邊隘門內第四坎，坐東向西...後有埤邊竹一抱，枝數不等...。」(註47)此契約指出，在乾隆末年，木柵街已經形成，並設有隘門。此木柵街，契約內之草店，其方向為坐東向西，後有埤邊竹一抱，根據今日木柵的圖來比對，埤的位置在今天木柵市場，此條木柵街就是今天的保儀路，而非以前所認定的開元街。此外，張光咎在乾隆15年(1750)承買得郭祐樹頭園，犁分乙所，坐落內湖(湖)庄，契約中提到「左右隘門街路俱各坎有分公物」(註48)，可見此木柵街形成年代可上推至乾隆21年(1756)。

漢人到了木柵地區以後，或沿景美溪北岸西行，開拓樟湖、新厝、港墘等地。或越過景美溪，向南開墾待老坑、十一命、番子公館、樟湖、頭廷溪、魚衡子、猴山坑等地。此一帶屬二格山系，昔日為泰雅族原住民漁獵之所，漢人開墾時遭原住民侵襲。乾隆30年(1765)，陳文選向雷朗社番業戶君孝仔給得山林一所，址在待老坑(註49)。

大坑地區(今木柵貓空一帶)位於二格山系，也是原住民出沒之地。從張氏族人在道光17年(1837)全立的合約字，可以觀察大坑庄拓墾的情形。

全立合約字人延偶、延益、延顏、永蟾、建仍及眾等，先年有承祖父等用銀合買得，族親啟口所承給雷朗社番業戶君孝仔山埔壹所，址在本庄土名大坑，其東西四至租聲銀項，俱載原契內明白，前來開關及雇工巡禦兇番，以及契價過戶，併歷年租稅諸費，按作四十二半份均出，其山埔亦照此份均分.....(註50)。

這份在大坑的契約，顯示了幾點：

1. 這塊土地是張姓族人啟字輩的族親向雷朗社番業戶君孝仔承給的，因契約中有「先年有承祖父等用銀合買得」，所以將時間往前推，可能當初承給土地的時間在乾隆末到嘉慶初之間。
2. 透露出乾隆、嘉慶年間由於張氏族人大批來到木柵，至道光年間，已人丁眾多，造成一塊土地42股半，共79人分墾的情形。
3. 此時仍有「番害」，墾民仍須雇工巡禦「兇番」，以保護墾民安全。

部分墾民自木柵沿景美溪北岸東行，開墾抱子腳坑、軍功坑、坡內坑、象頭埔、灰口坑、密婆坑、福德坑等地。其中抱子腳坑、軍功坑、坡內坑等地，均為許氏族人所開墾，根據他們當年和原住民雷朗社所訂的契約來看，所開墾的面積相當的大，其契約內容如下：

立給山批南港通事瑪口雷朗四社土目東義乃、老君孝、番社丁遠生等，有內湖庄官佃許明使，前向林恩澤給墾，口分四張，四至周圍，至分水為界，因此山漢人社番侵擾，今再給付山批，東至密婆坑，西至馬麟潭，南至張家坎，北至六張口，四至明白為界，付與許可平掌管，砍伐為牛埔，永為己業，今欲有憑，立給山批壹紙，永付為炤。乾隆三十年月日立給批(註51)

許明使原名許宗關，在乾隆3年(1738)時，許宗關從福建晉江渡海來台。他先在臺灣府城行醫濟世，獲贈許明使之綽號。經濟漸裕後，遂北上至抱子腳(今木柵)開墾。從此契約中可以看到，林姓族人可能較許姓族人更早來到此地開墾。由許明使的稱呼為內湖莊官佃，可以推知，他可能原來承墾拳頭山官庄之土地，彼時內湖庄亦已形成。

大致而言，漢人在康熙末年即已踏足文山區，彼時泰雅族原住民在山區出沒，使漢人拓墾行動遭受打擊，一方面清政府設立拳頭山官庄，派兵保護墾民，一方面墾民也在溪邊設立木柵，街中設隘門，住屋附近樹圍籬以為防禦，使拓墾得以順利進行。在乾隆年間，文山區即已完成拓墾。

註40.《臺北縣志》，卷5，〈開關志〉，頁42。

註41.不著撰人，《木柵馬鳴潭鄭氏族譜暨家規條例法》，頁30、31。

註42.《臺北縣志》，卷5，〈開關志〉，頁42。

註43.同前註。

註44.高挺深，〈臺北市木柵頭廷里憶舊〉，《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》，民國70年元月出版，頁171。

註45.《臺北縣志》，卷5，〈開關志〉，頁41。

註46.《木柵柿子腳張氏族譜》(臺北市：張榮森出版，民國76年)，頁98、99。

註47.〈全立合約字〉(乾隆57年6月)，木柵張義隆收藏。

註48.〈張光咎立賣契字〉（乾隆21年11月）

註49.〈君孝仔立給佃批〉（乾隆30年8月），收入劉澤民編，《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》（上冊）（南投市：國史館文獻館，93年5月），頁190。

註50.〈全立合約字〉（道光17年9月），木柵張義隆收藏。

註51.〈立給山批〉，（乾隆30年），木柵坡內坑許氏收藏。

[-Top-](#)

點閱: 4807 資料更新: 2013/5/31 08:46 資料檢視: 2016/1/8 10:32

資料維護: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

[回頁首](#) [回上一頁](#)